

芳尘犹在那拉提

□ 马力

一花一草，皆随寒暑生灭。王国的兴废，尽在河谷留迹。西域三十六国中，乌孙国势强。魏源《圣武记》：“天下有城郭之国，有游牧之国，有舟楫之国。”从祁连山西迁而来的乌孙人，在天山下建起的无疑是游牧之国。猎骄靡是一位有作为的乌孙王，视为部族的一世之雄应是可以的。他见过张骞，跟这位凿空西域道的汉使缔成和亲之约。

在新疆那拉提一个叫“乌孙古迹”的地方，坦平的草原上，忽然隆起一座绿丘，有人推估，或为猎骄靡的陵墓。条石砌成的墓道通到陵前，道旁立着图腾柱，柱上刻满符号。这些符号，据称早于甲骨文。我看不懂。

芳草萋萋，守护这遗家的，是四尊石像，体量大，一显粗犷的质性。这是草原石人，说起来历，像传说一样古老，直可远溯人类的童年。他们的目光射向东方，融入朝霞的艳彩，烁烁的，熠熠的，似能唤醒长眠的生命。

靠左的石人为壮汉，阔脸，圆目，浓须，酒杯和马刀不离手。靠右的石人为牧女，眉头微蹙，神容和婉，把纺锤握得紧。我感觉他们的手心沁出了汗。

守陵的石人呀，久久地站着，像天山上的云杉，送走多少旭日，多少夜月，多少炎夏，多少隆冬。如果他们有血肉，一准会在家乡的牧野上，骑着风一样的烈马，追太阳，追月亮，追飞鸟，追飘雾，还要摘雪山最鲜的花，唱牧地最美的歌。

那拉提草原上，状如土墩的乌孙古墓散布得多而广。天山之下，逝去的王侯将相入了土，仍似生时，列坐默对。

乌孙王亦呼作昆莫，昆弥、昆靡，大概是乌孙语的音译。

那拉提人总爱说起两个西汉公主：刘细君、刘解忧。刘氏皇族的女子远嫁乌孙，只为汉武帝和的蕃之策不落空。

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，敕封为公主，做了猎骄靡的右夫人。两年后，猎骄靡殁，她嫁给昆莫军须靡。一个宗室之女，离乡赴远，雪岭冰坂间，怀想故园青青江岸上弄春的杨柳，不禁“动离忧，泪难收”，心情自然是郁闷的，愁戚的，哀怨的。曾做歌曰：

吾家嫁我今方一，
远托异国今乌孙王。
穹庐为室兮旃为墙，
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
居常土思兮心内伤，
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

这位汉武帝的侄孙女，钦命在身，归汉无望，只好寄情于一吟一咏。黛间几许苦楚，心底几多无奈！细君公主善弹阮。阮，也叫秦琵琶。她在发唱叹之音时，低眉信手，指尖落在琴弦上也是可想的。唐人李颀《古从军行》有句：“行人刁斗风沙暗，公主琵琶幽怨多。”诗中的琵琶女，指的理当是细君公主。流荡的野云，飘飞的雨雪，哀鸣的胡雁，堆弃的战骨……景物处处堪伤，悲调悠悠断肠。

刘细君是汉朝第一位和亲公主，她的出塞，比王昭君早很多年。

细君公主命短，婚后未久，也便下世。她的墓在昭苏县乌孙山夏特大峡谷的谷口。

同为汉宗室女的刘解忧，不辞远，带了使女冯嫫，从中原来乌孙，跟军须靡成婚。那年，她十六岁。芳龄如花春满心，能以招徕荒远为本务，实不简单。军须靡卒，刘解忧琵琶别抱，陪在昆莫翁归靡身侧。翁归靡是军须靡的堂弟。

解忧公主在乌孙国生活几十载，以政治远略襄助昆莫。因其佐治，终使乌孙亲附，民相和辑，汉王朝遂能修睦西域。北方边郡，靖晏无战，亦少变乱之患。“玉帛朝回望帝乡，乌孙归去不称王。天涯静处无征战，兵气销为日月光。”唐人常建把这段通亲结好的史实入了《塞下曲》。

刘解忧是汉朝第二位和亲公主。年届古稀，她上书求归，被迎回长安，闭心静居。

刘解忧为楚王刘戊的孙因。汉景帝三年，刘戊因参与吴楚七国之乱，兵败自杀。他葬身的楚王陵，我游徐州狮子山时曾看过。那会儿，哪里知道他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孙女！

解忧公主告老返帝京，冯嫫随在身边。冯嫫，说是侍婢，实为属官。她曾以汉朝使者身份，持节始往天山南北众邦，与之交好。《资治通鉴》记：“初，楚主侍者冯嫫，能史书，习事，尝持汉节为公主使，城郭诸国敬信之，号曰冯夫人，为乌孙右大将妻。”

冯嫫能“习事”，智略谋虑，超过常人。翁归靡死后，冯嫫妙语化解其子元贵靡、乌就屠的王位之争，安固政局。朝廷也断了讨击的念头，拔塞行到敦煌备边的汉军，案兵束甲。所谓“破羌将军不出塞”，指此。冯嫫不辱命，谈言微中，解纷释疑，争权的异

寻幽青城山

□ 王国平

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，因“青山四合，状如城郭”而得名，更因“青城天下幽”享誉海内外，与“峨眉天下秀、剑门天下险、夔门天下雄”并称于世，成为巴蜀山水之代表。

青城山既然号“青”，色之青翠自是其风貌。全山树木葱茂，青翠满目，芳树、绿萝、碧草遍布山中 108 景。而恢宏巍峨之道家宫观由下而上散落在满山青绿之中，令人目不暇给、流连忘返。登临峰顶，远眺沃野平畴，满眼绿意，自是心旷神怡。

一山四季常青固然令人欢喜，然而以中国幅员之辽阔、山水之众多，不足为奇。青城山之所以为人们所喜爱，除了自然美景之外，更因为一个“幽”字摇曳着我们的心旌。让我们走进那寻觅、寻觅那些隐藏在历史中、文化里和山水间的幽意吧。

传说上古时期，西王母素好幽静，于是选择了清幽无比的青城山作为居住之地，并称之为“昆仑”，意为神仙居住的地方。所以，后世许多学者亦称青城山为“仙源故乡”。

东汉汉安二年（公元 143 年），青城山脚下，一位老者踽踽而行，他就是张陵。此时，这个博通五经的老人已经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，东汉的腐败，使他他对政治心灰意冷。于是，他飘然入邛山学长生久视之术，复入龙虎山筑坛炼丹，后又辗转数省，参详了诸多名山大川，最后奔青城山而来。一到山下，张陵那抑郁了多年的心胸一下子朗润起来，纷乱了多年的思绪一下子清晰起来，紧锁了多年的眉头也随之舒展开来。他四海漂泊，八方求道，苦苦寻觅了一生的修道之地，今天终于呈现在他面前。张陵先是被林木青翠、诸峰环峙的美景吸引，随后又被山中的静谧清幽打动。

从来没有停下过的他觉得应该歇歇脚了。于是，他轻轻地放下拐杖，卸下经典，将颠沛流离一生的足迹留在了这里。他在青城山上修身养性，结茅传道，创建了中国本土宗教——道教，让这座本已清幽的名山更添了几分哲学的幽意。

青，是这座山的外表，幽，才是它的内涵。一入青城，就发现漫山遍野的幽意正扑面而来。

漫步古道时，你能感受丹梯的幽静。青城山盛产红砂岩，后人修建登山石阶时，便就近取红砂岩凿成，于是，千级丹梯铺陈在青山绿水之间，红绿杂陈，蜿蜒而上，曲径通幽，直达峰顶。故杜甫诗云：“自为青城客，不唾青城地。为爱丈人山，丹梯近幽意。”宋育仁诗云：“洞天九室入云峰，磴道千岩万壑重。”

流连宫观时，你能体悟林园的幽深。无论是山脚的建福宫，半山的圆明宫、祖师殿、常道观，还是山巅的上清宫、老君阁，无不林木幽雅，庭院深深，晨钟暮鼓，悠扬入眼，恍若天上仙阙、人间琳宫。故李舜弦诗云：“因随八马上仙山，顿隔尘埃物象闲。”白逊诗云：“青城山中云茫茫，龙车问道来轩皇。当封分为王岳长，天地截作神仙乡。”

缘山寻芳时，你能闻到山花的幽香。青城山气候宜人，四季花开。宋祁曾林间咏花，朱德曾幽谷访兰，大千梅林依旧傲霜凌雪……陆游以赋记红梔子花：“曄一童子，衿佩青青。手持异花，六出其英。以为蔷薇则色丹，盖莫得而强名。”范成大赞太平花诗云：“密攒文杏蕊，高结彩云球。百世嘉名重，三登瑞气浮。”

寂寞独行时，你能感受啼鸟的幽情。葱郁山林孕育了 300 多种鸟儿：杜鹃、红桐紫荆、护花鸟、白嘴玉鸦……它们在山间自由地翱翔、栖息、觅食，此唱彼和，一鸣百应。每一声婉转的

啼叫，都让青城山更加幽静。故吕洞宾诗云：“一鸣白鸟出青城，再谒王阴二友人。”范涑诗云：“云迷绝径山花丽，藓蚀丹炉野鸟鸣。”

登山休憩时，你能领略亭阁的幽雅。青城山亭取材自然，不假雕饰，大多以树干为柱、树皮为顶、树根为饰，与山林岩泉融为一体，幽静中别有雅致，体现出道法自然的生态观。故寥埜诗云：“杂树生古香，桥亭横谷口。”谢无量诗云：“闾署新凉气胜春，山亭微月淡于银。”

傍水而歌时，你能洞悉溪水的幽净。俗话说山有多高，水就有多远，而青城之水与山齐名，或如飞练直下，或如珍珠落盘，或如烟笼白沙，或如三潭印月，唐求曾在味江畔牧牛觅诗，张俞曾在白云溪掩扉隐居。故张俞诗云：“青天一线月摇树，静夜稀星泉咽鸣。”黄炎培诗云：“拾级来登第五天，山楼夜听洗心泉。”

驰目远眺时，你能抚摸白云的幽闲。青城山有三大奇观：云海、圣灯、日出，其中云海最为奇妙。白云自山腰飘然升起，缠绕山间，与青幽的山林浑然一体，谁也说不清是林在云中，还是云在林中。故孙知微诗云：“铺云枕石炎松下，朝退看书尽日眠。”黄云鹤诗云：“绝顶仰看红日近，平畴极望白云封。”

探奇觅微时，你能感知岩穴的幽邃。青城山号为“第五洞天”，有三十六大洞、七十二小洞，是闻名中外的洞天福地，尤以张陵结茅传道的天师洞影响最巨。故张令问诗云：“一壶美酒一炉药，饱听松风白昼眠。”赵熙诗云：“井络会昌星宿地，洞天灵应道陵名。”

寻章摘句时，你能梳理文人的幽思。贾岛、岑参、刘禹锡、李商隐、苏洵、苏轼、范成大、杨万里、李调元、顾光旭等数百位诗人不远千里来此访友

母兄弟既得所欲，理该自退，遂各敛锋芒。一场影响行国走向的衅阍，防住了。

风云卷过，边塞归于平静。三位女子，两千多年前的人了。当地老少对她们仍怀感情，谈起来，都挺熟。

我在那拉提大剧院看过一台情境史诗剧。解忧公主最映眼，姿袅娜而容婉秀，裙袖广长。身旁的夫君，方脸，朗目，高鼻，神仪有英气，应该是翁归靡。

“乌孙王陵”四字，刻在一块大青石上，填了红。这块碑在绿草上殊显眼。我默默地瞧它。假定记载无差误，王陵下真的埋着猎骄靡，做过他的右夫人的细君公主，也在冢前伫悼过吧。

忆史，草原之书正打开它的两面：一面是轻盈，一面是沉重。

在那拉提草原，在巩乃斯河谷，花影的每一摇闪，水光的每一晃漾，都牵动历史的神经。

东望。离这儿不远，扎着一座好大的堡寨。寨内撑起了白生生的毡帐，堂皇的势派不可低看。早先的乌孙大王，许是这个样子。

歌吹声里，有壮士在操演，有姑娘在旋舞。

古时的烽烟，飘入史书。

离离暑云散

□ 周龙兴

“离离暑云散，杳杳凉风起。”当我们谈论节气的时候，最新忆起的往往是诗歌。就好像现在我想写一些有关处暑的文字，白居易的诗便脱口而出。节气最早是农耕时代关于斗转星移的一种记录，记录着光阴流转带来的气候和物候变化。农耕时代离我们已有一段距离，诗歌恰可以带我们回溯，不是渐行渐远，而是渐入佳境。

秋有三韵，秋声、秋气、秋色，渐次对应秋天的三个节气，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。“阶前梧叶已秋声”，立秋，风吹过树梢，开始有簌簌的声音，是为秋声的前奏；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白露为霜，层林尽染，秋色浓，秋意更浓。

处暑，秋天的第二个节气。处，止也”。处暑，简言之，暑气止，秋气始。这是真正意义上夏的结束，秋的开始。秋天的倒数第二个节气是寒露，露气寒冷，很多地方已经进入初冬。你看，处暑是夏天的延长，寒露是冬天的提前，秋天似乎默默地缩短了。秋，短暂而美好，我们都有体会。

秋，在《说文解字》里意为“禾谷熟也”。春华秋实，农作物成熟是自然规律，也是农耕时代泥土与血汗交织的劳作的最终目的。每个节气都有三候，处暑三候为“鹰乃祭鸟、天地始肃、禾乃登”，成熟约登，五谷开始成熟，我们会说五谷丰登，点了秋的题目之义。所以可以说，处暑是最秋天的一个节气。

天地始肃，说的就是秋气。唐朝诗人的笔下秋气满满。白居易喜欢用“离离”，比如“离离原上草”，一份茂密绵长，“离离暑云散”，处暑时节，伴着暑气的夏云渐渐飘散，留下一份旷远和明亮，游目骋怀，风生袖底，清

处暑 新凉

□ 胡曙霞

处，隐藏，止也。处暑，出暑。今日起，夏渐消，秋渐长。日子迈入四平八稳的中年，收锋芒，敛急躁，以沉静、平和，走向通透、明朗。

去年的夏，也曾过于炽烈，仿佛急功近利的少年，横冲直撞，有蛮气。处暑之际，秋意显。天地之间，一把看不见的蒲扇，拂过天晴云软，拂过芭蕉绿意，拂过秋光澄澈。凉意是草叶上的露珠，圆润、晶莹、透亮，不染尘埃。

新凉，新生的婴儿一般。新的肌肤，新的眉眼，新的胳膊小腿，欣欣然，羞怯怯，踉踉跄跄，看一眼，喜欢，再看一眼，还是喜欢。金风送爽，在田野、山峦、河流，手写书信，邮寄丰收。

朝晨暮晚，有温差。那风不谄世事，拉人衣袖，贴你脸颊，抱着胳膊打秋千。搔痒，晃呀，撒娇呀，水晶小人儿，咯咯咯，笑不停。不忍拂袖，宠爱地看，看风在裙角打转，绽成一朵小花。花儿越开越大，扑上腰际。棉麻的气息，秋的体香。

挽了挽裙摆，拍了拍风的小额头，轻声说，别闹。夜静下来了，蝉鸣被谁捉走？蛙唱也日益凋零。草丛里的蛐蛐浅唱低吟。萧疏桐叶处，一枚月亮露出绒绒的脸。处暑的秋，刚落地，崭新的凉，增一分则寒，减一分则热，细微的分寸。

这分寸，妥帖无比，仿佛知情达意的可人儿，把盏夜谈，红袖添香。将时光捧手心，相看两不厌。点茶，插花，作画，从前时光慢，新凉值万金。

“繁华将尽情未央，天清气爽夜微凉。”寻出薄被，找出薄裳，想起七十多岁的老母亲，拨通电话，闲话家常，嘱她夜间盖被，晨起添衣。

厨房里，她锅咕嘟响，银耳、百合、莲子、枸杞，沉沉浮浮。白瓷小碗，白瓷小勺，一碗软糯的银耳汤递眼前。“清热安神，跟着节气，养生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白勺轻舟，无波无澜。白的银耳，糯的莲子，红的枸杞，日子的情意，细水长流。小半生，小欢喜，不再剑拔弩张，不再娇嗔痴缠，中年夫妇

凉舒爽。秋高、天清、气爽，深呼吸，气息匀停，一个节气的美好，身体的感知最直观、真切。

节气首先是属于农业的，当我们不事农桑，不谙风俗，节气之于我们，便多了一种古典的韵味，一种通过最简单的身体感知的质朴与纯粹。处暑，适合寻风觅凉，登高望远。秋气早晚最为明显，弄堂风最风凉。风凉，很自然挂在嘴边的方言词汇，脱口而出：“真格风凉个！”“风凉的啦……”苏州人喜欢“说风凉”，更会“寻风凉”，后者更贴切的说法应该叫“乘风凉”。一个“乘”字，藏有一份苏式惬意在里头，也悠然载着人们从盛夏到初秋。

江南吴地的山适合在盛夏、初秋被念起和发现。绿树阴浓夏日长，夏日的山青翠明媚；离离暑云散，那初秋的山，便是疏朗旷远。天空湛蓝，能见度极好，赞曰“水晶天”。一座山顿时焕然一新，跃然窗前，舒心怡人。入夜，星河越发灿烂，“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”。

鹰乃祭鸟，是说老鹰到了活跃期，开始大量捕捉鸟类。动物如是，人更如是。慵懒了一整个夏天，处暑，我来爬一座吴山，山不高，两三百米。拾级而上，左边茂林修竹，右边青松翠柏，热汗盈盈，却是难得的清凉，那是山和季节的馈赠。爬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感觉快撑不住时，听到身边有人说再走几步就是山顶了。又无不感慨，这两三百米的海拔如此相宜妥帖。待到山顶，凉风徐徐，江南繁华一览无余。还能清晰看到山的那一头，另外一座山。吴山点点，“愁”是前人给的，但现在的我们分明读出了爱怜的意思。其实我们心底，是喜欢这片风景的。

的婚姻如处暑，淡淡的关心，轻轻的体贴，丰盈在不动声色间。

立秋不是秋，秋在处暑后。秋从哪说起？门前的梧叶，泛起第一缕黄，将落未落；屋后的草叶，软了筋骨，斑斓小点美人痣；天空忽然净了脸，光滑可鉴，脚边一朵云，轻描淡写。

儿时村庄，处暑记忆犹新。粉墙黛瓦，石屋绵延。年丰梗稻香，鱼虾蟹螺肥。水晶样的阳光哗啦啦淌，像母亲温热的手掌，摩挲着。

脚心发烫，装了弹簧，止不住要蹦跶。去荷塘，扯蓬莲，一抓一大把，怀里搂着，口里嚼着；去田野，薅豆荚，盐水里煮着，口袋里盛着；瞒着母亲，再去水潭耍一回，风一吹，汗毛竖，腿抖索。

母亲在厨房忙碌，一捧新米，一碗饭，祭天祭祖。恭恭敬敬，焚香遥拜。感谢风调雨顺，感谢五谷丰登。小孩家家，馋嘴猴子，只等仪式结束，吃那香喷喷的米饭。新米，新饭，新滋味，蓬松、甜香，像结实的云朵，一口落肚，心胃暖暖。

慢点，别急，鸭汤未盛上。母亲笑吟吟地叮嘱。处暑食鸭，正当时。茅草根煎水，枸杞当归为辅，一碗鲜甜的鸭汤，香了多少年的味蕾。哥哥吃鸭掌，男孩要脚踏实地；我与姐姐一人一只翅膀，女孩将来远走高飞。一口鸭肉一口饭，日子丰腴，童年无忧。

晚风荡漾，夜色璀璨。村前小溪水潺潺，做花灯，放花灯，赏花灯。红的，蓝的，黄的，紫的，花灯千盏，水光潋滟，看不懂其意，只觉得好玩，追着跑，追着喊，莲花灯好看，船儿灯漂得远。那欢乐，比水中的灯多。母亲敛容，闭眼祈福，且佑逝去先人，魂魄有处可归，凡间地下，皆安宁。

处暑之后，一场秋雨一场寒。雨惹芭蕉，雨落荷叶，雨滴竹青，细细碎碎，淅淅沥沥，羊咩草，风剪云。瓦檐听雨，一夜好梦。

空山新雨后，约三两好友，携手出游。秋水长天，鹰击长空，层林偷了染料，还不敢大张旗鼓，只在边角处，偷偷地，蘸一点黄，抹一点红。

清泉流，松涛响，一场浩荡的斑斓即将在山林、兵临城下。